



#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2/PV.58

12 November 1987

CHINESE

## 大会

### 第四十二届会议

#### 第五十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7年11月6日星期五，上午10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弗洛林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嗣后：奥列兹沃伊先生（副主席）（蒙古）

#### 一 纳米比亚问题〔36〕：（续）

- (a)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
- (b)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 (c) 秘书长的报告
- (d) 第四委员会的报告
- (e) 决议草案
- (f)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87-64346/A

上午10点15分开会议程项目36(续)

## 纳米比亚问题

- (a)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A/42/24)
- (b)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42/23  
(Part V); A/AC.109/916)
- (c) 秘书长的报告(A/42/596)
- (d) 第四委员会的报告(A/42/698)
- (e) 决议草案(A/42/24(Part III)和(Part III)/Corr.  
I, chap. I)
- (f)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42/716)

菲德格雷多先生(安哥拉): 非洲内部的局势非常严重。我们所说的不是许多受旱灾影响的非洲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危机,也不是由两个邻国之间的战争所造成的危机,也不是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例如地震或洪水——所造成的危机。不,我们讨论的是一场影响整个国家人民的动乱——一场反对几十年来罪恶压迫的暴乱和反抗,这是对不人道的状况所作出的人道的反应,是对一种不合法的社会结构所作出的合法的反应,是对一种无效的制度作出的有效的反抗,是一场反对不可言喻的非正义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正义的运动。

但是,主席先生,在我继续我的发言之前我不想让令人痛心的发言内容妨碍我祝贺你当选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主席。

我还谨在这次全体会议上表示我国代表团支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及其为纳米比亚人民的解放所作的不懈努力。

只要纳米比亚仍然被种族主义的比勒陀利亚政权非法占领，只要纳米比亚人民被剥夺自决的权利，只要纳米比亚的人力和自然资源受到种族隔离政权的掠夺以满足纳米比亚和南非白人少数的奢侈生活，只要国际社会以任何形式或方式容忍这种情况，只要有一方或两方积极鼓励目前的局势，只要世界允许这种不人道的奴隶制继续存在，纳米比亚就将继续是世界良心的污点，给《宪章》丢脸并成为联合国所遭受的最惨痛的失败之一。

早就应该对联合国与纳米比亚问题的关系进行冷静而严格的审查。联合国作为管理当局对纳米比亚负有直接的法律责任，正是由于这一特殊性使纳米比亚问题及其解决办法不同于其他似乎类似的非殖民化和自决问题。正是由于这一特殊的法律关系使联合国承担更大的义务，同样，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更严重地违反了联合国宪法，即《宪章》。

国际社会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打交道也就是与一个非法的政权打交道。人们再也找不到另外一个受到其绝大多数人民反对的政权，这些人民甚至没有被视为自己土地上的公民，这一政权已被国际社会所抛弃，这一政权受到非洲大陆的憎恶，这一政权与南部非洲的所有国家和人民为敌，这一政权违背了所有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这一政权继续蔑视安全理事会的强制性决议和大会的决议。

就在上周，安全理事会进行了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辩论。我们高兴的是，辩论结束的时候，通过了一项决议，该决议呼吁秘书长采取步骤，以便立即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并安排西南非民组和比勒陀利亚之间的停火。令人感到费解和丢脸的是，种族隔离政权的一个盟国在这个毫无争议的决议表决的时候投了弃权票，尽管正是这个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美国也参加了关于第435（1978）号决议的谈判，同时也是一致通过该决议的成员之一。

有这样一个会员国，不幸的是，它的代表来自一个少数政权，，该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以及种族主义使得人们不让他参加大会，尽管还没有把它开除出联合国，对于这样一个国家的蔑视态度和顽固不化，联合国还要容忍多久呢？由我们大家

组成的联合国法人团体难道没有认识到在纳米比亚独立问题上的拖延，严重地削弱了联合国系统，更不用说这一拖延对于纳米比亚人民意味着什么了。

10月初以来的一个多月里，南非国防部队大规模使用装甲车、“螫式”导弹以及空军，加紧向安哥拉发动侵略。他们在关多——库班戈省、库内内省和纳米比省进行侦察飞行和轰炸，在纳米比亚北部的龙图、格鲁特方丹和姆帕查的机场，大量集结军用飞机和战争物资。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对和平的安哥拉国家进行侵略的主要目标是颠覆和破坏重建国家的进程，英勇的安哥拉武装部队，安哥拉人民解放军每天都在有效地与该政权进行战斗。

种族隔离政权从来没有如此明确地承认其部队侵略安哥拉的真实目标是什么，部队奉命攻击安哥拉国民军的前沿阵地，而安哥拉国民军只是为了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

非洲南部地区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可能带来不可预见的后果，因为这严重地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总统兼人运——劳动党主席若泽·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同志在1984年年底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建议，如果这些建议被接受的话，将有助于全面解决困扰南部非洲并威胁和平的许多问题。几个月前，我国总统又进一步完善了这些建议。到现在为止，没有得到种族主义政权的响应，种族主义政权的政策和做法是其残酷压迫南非人民、独立的南部非洲国家以及纳米比亚人民的原因。而古巴国际主义部队在安哥拉的存在是两个主权和独立的国家的政府，也就是安哥拉和古巴政府，作出了决定。

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独立的所有因素和条件都已经产生：例如计划、机构和一致协议，正如第435（1978）号决议中所表明的。唯一缺少的因素是种族主义政权允许执行这一强制性决定的意愿。

在整个艰难而动荡的年代里，西南非民组一贯坚持对纳米比亚人民的领导，在

谈判中表现出政治家风度，在态度上表现出灵活性，在处理问题上表现出克制态度，面对给南部非洲带来恐怖的庞大的种族主义种族隔离机器，表现出了智慧和勇气。

大会必须采取实际步骤，以迫使可恶的种族隔离政权撤出纳米比亚，并参加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现在，尤其是面对种族隔离政权在安全理事会的那个盟国经常或可能使用否决权的情况下，大会的唯一办法是通过关于全面制裁的具有同样效力的、强制性决议。《联合国宪章》中已经制定了采取这一步骤的程序。

如果再没有什么具体进展的话，那么，联合国明年就将处于一个十分可悲的境地，毫无成果地纪念联合国通过第435(1978)号决议十周年，联合国今年已同样处在一个十分不幸的位置，毫无结果地纪念联合国接管对纳米比亚的合法责任20周年。这是联合国，这个我们都相信并参加的组织的一个可悲的记录——如果我们要继续在这个越来越小的、越来越艰难的地球上生存下去的话，我们还必须继续坚信并参加这个组织。

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这一决议草案。安哥拉人民对于纳米比亚独立所做出的贡献和声援是有案可查的。这种支持将越来越强大，直到纳米比亚获得独立，到那时，欢迎独立的纳米比亚参加到南部非洲国家的大家庭中来，将证明我们的革命历史是正确的。当南非最终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的时候，欢迎我们南部非洲的兄弟摆脱种族隔离制度和种族主义的锁链，将是我们革命原则的重申。

这场斗争将继续下去，直到纳米比亚人民和南非人民取得最后胜利。

埃茨特加约斯(匈牙利)：由于最近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纳米比亚问题再一次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我指的是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部长级会议，为纪念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及其解放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声援周而举行的庄严会议以及安全理事会的各次会议。在这些会上的发言几乎都是一致的，无论是在对当前局势的估价上，还是在确定今后行动的方向上。

当前形势的特点是南非顽固地拒绝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该决议提出了让纳米比亚人民通过民主的、公平的和自由的选举，实行自决权的允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大家都不得不面临严峻的现实，也就是纳米比亚人民继续在南非的压迫和统治下受苦受难，南非一直使用各种拖延战术，以便延长其非法统治，并掠夺纳米比亚的财富。

即使纳米比亚人民遭受的人类痛苦不足以触动国际社会的良知，我们也当然不会闭起我们的双眼，不顾该区域——的确，也是在区域以外——的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危险和目前的局势。一次又一次地利用纳米比亚的领土，对前线国家进行公开和暗地里的侵略这种行为绝不能让其继续下去了。国际社会还必须极为坚决地反对继续将纳米比亚的独立与毫不相干的外部问题联系在一起，并谴责将所谓的纳米比亚临时政府强加在人们头上。

在早些时候提到的一系列重要的会议上，人们还一致认为，国际社会应当向南非发出一个强烈和毫不含糊的信号，让它改变政策。现在有一个国际上承认的解决计划，我们必须采取行动，确保其这一计划的执行。10月30日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601(1987)号决议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该决议授权秘书长采取新的主动行动，在南非和西南非民组之间安排停火，并部署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它重新推动了旨在加速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努力。

在我们欢迎第601(1987)号决议时，我们认为有必要通过继续对南非施加压力而扩充该决议。例如，我们完全可以一致同意确定一个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开始执行的日期。绝不允许南非再次无休止地施用其拖延战术了。如果种族主义政权故伎重演，拒绝进行合作，安全理事会就应当对其采取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措施。

我们支持安全理事会第601(1987)号决议，支持秘书长完成其新的使命。

最后，我重申，我们全力支持并积极声援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真正的代表西南

非洲人民组织为争取自由和独立进行的正义斗争。

伊卡萨·加利亚德先生（尼加拉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建立联合国以来，很少有国际问题象纳米比亚问题那样被充分地得到研究、辩论和审查的。

在联合国的早期，为使该领土获得独立，曾采取了无数措施。后来，人们提出了各种倡议，以确保在西南非洲领土上执行第1514（XV）号决议。也就是著名的非殖民化大宪章中所确立的原则。

在联合国拒绝接受南非吞并该领土的要求20年之后，1966年10月27日，大会通过第2145（XXI）号决议，终止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第二年1967年5月19日，大会根据第2248（S-V）号决议，建立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以便能够以自己的名义管理纳米比亚，直到其独立。

自那时以来，尽管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了各项决议，国际法院发表了协商性意见，秘书长和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作出了勇敢的努力，但纳米比亚理事会仍未能履行其管理该领土的主要使命。

因此，摆在国际社会面前的只有一个解决办法，该办法有力量和能力迫使南非同意纳米比亚的独立：这就是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这种制裁是联合国能够用来迫使南非尽早从纳米比亚撤出，消除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最有效的和平途径。

面对南非的一再抵制，纳米比亚人民早就用尽了各种和平手段。因此，在1966年7月18日在达累斯萨拉姆发表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文件的末尾，就作出了下列声明：“我们获得解放剩下的唯一途径是：武装起义。”

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通过，标志着联合国争取纳米比亚人民独立和自决的斗争的一个转折点。但是，正如1978年以来的历史已表明的那样，该决议的执行一再由于南非及其盟友的阴谋、借口以及拖延战术遭到挫折，因为它们从殖民地局势以及对该领土的掠夺中获得了好处。

上个星期，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601（1987）号决议，在决议中它特别

决定授权秘书长：

“开始安排南非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之间的停火，并采取必要的行政步骤和其他实际步骤，使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得以部署。”

甚至在通过安全理事会第601(1987)号决议之前，比勒陀利亚代表就当即反对这一决议，包括停火的安排。同样，美国继续执行其抵制安全理事会行动的政策，坚持其被普遍反对的联系解决政策，它于上星期五宣布：

“在没有就古巴部队撤出安哥拉问题达成协议以前，不可能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S/PV.2759,第34页)

面对这种态度，我们还能希望什么呢？我们听说同安哥拉的谈判正在进行，好象这是美国与安哥拉的双边问题似的。但这是联合国的一个问题，应该通过遵守联合国决议得到解决。

大会对于纳米比亚有着直接的、不可回避的责任。为了履行这种责任，大会必须要求对其决议和安全理事会决议的遵守。因此，我想引用纳米比亚领土的管理机构，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1987年10月2日在纽约举行的部长级会议发表的最后公报中的下列一段话：

“万一安全理事会未能在1988年9月29日前采取具体措施迫使南非合作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部长们要求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认识到联合国已承担了促进纳米比亚自决、自由和国家独立的直接责任这一独特情况，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考虑采取必要的行动。”(A/42/631,第20段)

自从德意志帝国占有吕德里茨湾并按当时的惯例提出对它称之为德属西南非洲内陆土地的所有权以来一百零三年多的时间已经过去。从那以来，各殖民国曾经遇到从维特布伊酋王到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纳米比亚人民的反抗，这种反抗有时是自发性的，在过去三十年中是有组织的，纳米比亚人民已经显示了爱好自由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不惜任何代价获得独立的决心。



但是，南非顽固和狂妄地坚持继续加强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除其它方面外，这两个重要的理由。比勒陀利亚正把该领土当作所谓的全面统治战略和对整个区域的破坏政策中的一个卒子。第二，南非与盟国合伙剥削该领土的自然和人力资源，牟取暴力，而不给纳米比亚人民任何好处。

纳米比亚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诸如铅、锌、铀、锰、铜和钻石之类的金属和矿产品。为了促进开发这些资源，纳米比亚的经济结构是典型的殖民主义。其经济模式只是为了满足外国经济利益集团的需要。占纳米比亚出口90%的矿业、农业和渔业被外国人控制，这些人把这些活动中产生的利润出口。此外，目前的制度使纳米比亚处于完全依赖南非的地位，目的是要使纳米比亚人获得独立的时候他们将继承一个经济上受到束缚的领土；这样他们的进步与发展将受到阻碍。

为了替它们的剥削进行辩护，有关的公司和某些从它们的活动中获得利益的政府声称，它们的企业为人民带来了进步，发展和技术知识。然而，众所周知，强加给纳米比亚的种族隔离制度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比南非本身的制度更加残酷，这种制度不让纳米比亚黑人从这些外国公司中获得任何好处。

几个星期之前，我们看到纳米比亚工人全国工会会员举行罢工，要求从祖梅布公司和其它公司获得最基本的劳工权利和人权。为了保护自己，资本主义企业使用了比勒陀利亚的军事机器，后者对纳米比亚工人进行没完没了的血腥镇压。

为了促进剥削和保护资本家防止人民的仇恨，南非在纳米比亚保持了十万多人的军队——几乎相当于该领土人口的十分之一。一个用电墙和铁丝网全部围起来的军事基地、监狱和雇佣供应设施网密布整个领土。卡普里维地带战略基地位于南部非洲的中心，对该区域所有国家构成了永久的威胁。

除了还用来从纳米比亚对前线国家发动恐怖主义袭击的自己的军队之外，南非还建立了用武力招募的纳米比亚军队，这些军队正被用来镇压自己的同胞。

同样，诸如南非军官领导的阴险的“酷卫士”之类的雇佣军和行刑队在该领土中到处游荡，任意镇压纳米比亚人民和播下恐怖与惧怕的种子。

纳米比亚人民正在与这种国家恐怖主义斗争，国际社会和大会必须毫不拖延地对这种恐怖主义采取行动，坚定和明确地拒绝武力、虚伪的借口和错误的联系解决方法。

当我们对南非采取必要措施的时候，我们也必须通过双边援助和诸如不结盟运动国家建立的抵抗入侵行动、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非洲）基金等手段增加向民族解放运动和前线国家提供的物质援助。

国际社会通过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采取局势和我们的道义所要求的坚定行动并下定决心，终将成功地结束这种卑鄙无耻的种族隔离政权。

我们必须对纳米比亚人民的牺牲和英勇斗争作出响应，以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为先锋的纳米比亚人民在二十一年之前不仅决定继续抱有希望，而且决定以任何可能的手段永久消除奴隶制。如果我们希望和平，我们必须消除和平的对立面，那就是非正义。因此，让我们回顾托伊沃·贾·托伊沃同志十九年前在比勒陀利亚码头上讲的以下的话：

“我们将不会停止斗争，直到赢得独立。只有当我们人的尊严得到恢复，获得与白人平等的地位，我们之间才会有和平。”

丹琴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象国际社会的大多数成员一样，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极为关注纳米比亚问题尚未解决的事实和该领土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给大会的报告（A/42/24）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这一局势。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仍然死死地抓住纳米比亚不放，并把其种族隔离政策和措施延伸到该领土。对自由战士的镇压越来越残酷无情。

实际上，比勒陀利亚发动了针对纳米比亚人民的种族灭绝运动，杀害了越来越多的男女老少。南非的占领军和行刑队每天都在犯罪，其残酷和罪行只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纳粹媲美。被占领的纳米比亚领土正被南非种族主义分子用来当作持续侵略非洲邻国的跳板。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强烈谴责南非在纳米比亚军事潜力的集结，这构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比勒陀利亚政权一方面加强主要针对纳米比亚人民的先锋——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镇压，另一方面竭力加紧企图沿着新殖民主义道路施展由傀儡参加的非法阴谋，解决纳米比亚问题。

据说，所谓的宪法的起草工作已将完毕，在南非统治下的纳米比亚的殖民主义基础结构中正在增加新的内容。南非一心想就这块领土的独立单方面发布宣言，这样做违背了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许多决议和决定。

纳米比亚的比勒陀利亚政权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蔑视行动呢？国际社会早就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该种族主义政权一直从西方某些强大的保护者那里得到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支持。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是南非的伙伴，它们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里或在其他地方正在全力阻碍对这个种族隔离政权进行有效的、全面的和强制性的制裁。它们正在拼命阻碍公正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提出了一些节外生枝、毫不相干的问题，列如臭名昭著的“联系方案”，即将纳米比亚的非殖民化问题与古巴国际主义军队从安哥拉撤走的问题联系起来。

此外，西方的跨国公司正继续巩固非法占领和残酷剥削纳米比亚的自然和人力资源的经济基础。殖民主义占领政权与跨国公司一起在利用赤裸裸的武力企图镇压纳米比亚工人为了争取自身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但是，纳米比亚人民拒绝接受比勒陀利亚及其保护者公开或暗中作出的企图。它们企图以由南非专家策划的新殖民主义形式班图斯坦来代替公正解决纳米比亚问题。

国际社会的广大人民毫不动摇地决心要结束纳米比亚的殖民主义统治并保证纳米比亚人民获得独立和自由。这一点可以从下列会议的结果中看出来：去年在哈拉雷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第八次会议、去年7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政府和首脑第二十三次会议、去年在维也纳举行的立即让纳米比亚获得独立的国际会议、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今年5月在罗安达举行的特别会议、安理会的部长级会议以及其他国际会议。

大会年复一年地以绝大多数赞成票通过决议，要求停止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援

助、要求南非占领军队立即从纳米比亚撤走，并要求通过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将全部权利立即转交给纳米比亚人民。

今年10月30日，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601(1987)号决议，该决议要求秘书长采取切合实际的措施，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这项决议在国际上被认为是政治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基础。推迟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只会加重纳米比亚人民已经非常悲惨的境况。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坚决支持国际社会为结束对纳米比亚的占领以及纳米比亚人民的痛苦而采取的各种措施。

上星期在安全理事会就纳米比亚问题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指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坚决支持南非立即无条件地停止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撤走南非的武装部队和管理当局，让纳米比亚人民在包括沃尔维斯湾邻近岛屿这样一个领土完整的国家里行使自决和独立的权利。通过政治解决结束纳米比亚和南非的种族主义制度将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应当寻求这样的解决方法。我们必须加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秘书长及其代表在该领域中的作用。在敦促立即让纳米比亚获得独立的同时，我们还要高度赞扬以彼得·祖泽为主席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所做的工作。我们要支持新当选的纳米比亚专员卡尔森先生的工作，并祝他成功。

我们还要赞扬秘书长的特别代表马蒂·阿蒂萨利先生为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所作的努力。

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与全球政治气候的全面改善以及为建立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全面体系而作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解决这一问题的真正办法早已为人们所知。联合国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和决定，包括安全理事会的第385(1976)和第435(1978)号决议都指出了这一解决办法。只有立即无条件地全面执行我们这一组织的决议才有可能保证公正解决纳米比亚问题。

规劝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时候早已过去。如果纳米比亚人民要能够加入独立国

家这一大家庭，就必须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包括各国停止与南非进行合作以及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进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我们愿意参加联合国采取的有效行动，保证纳米比亚独立，保证南非人民享有平等，使非洲大陆各国享有和平。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一贯坚决遵守联合国关于抵制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一切决定和建议，为纳米比亚人民的正义事业提供各种援助。在这一方面，我国的公共组织和教育机构以及乌克兰大众媒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广泛宣传争取纳米比亚迅速独立的斗争。

乌克兰代表团呼吁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增加国际压力，使联合国争取纳米比亚人民独立的决定能够尽早获得实现。

阿拉塔斯先生（印度尼西亚）：毫无疑问，纳米比亚问题是我们这一世界组织的历史上尚未结束的最黑暗的篇章之一。在联合国对这一领土承担直接责任二十二年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通过将近十年之后，纳米比亚人民摆脱痛苦、实现自由和独立的前景依然同过去一样渺茫。是可忍，孰不可忍？

种族主义的南非公然藐视国际社会的意愿，至今依然坚持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事实上，它利用恐怖和残暴的手段进一步加强了其殖民统治的压迫结构，把可恶的种族隔离制度扩展到了纳米比亚领土。在外国经济利益集团的勾结下，比勒陀利亚继续肆无忌惮地掠夺纳米比亚的矿物、海洋和人力资源。南非政权无法无天、横行霸道进一步反映为它对邻国，特别是前线国家不断地进行侵略、政治破坏和经济扼杀的活动，为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经常的威胁。

在这里，我们不必详细罗列南非一再公然地违背每一项国际法准则和文明行为规则的罪行，这些罪行已经详细地记载在联合国过去四十年中所通过的无数报告和大量的决议和决定。

将近十年前，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了第435（1978）号决议，赞成纳米比亚通过在联合国监督和援助下举行的自由选举实现独立的计划。至于南非最初也勉强接受的计划依然是得到国际接受的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基础。但

是，在计划将要实行的时候，比勒陀利亚政权背信弃义地否定了它自己作出的保证，毫不羞耻地玩弄它出尔反尔、寻找借口的惯用伎俩，暴露了真面目。从此以来，纳米比亚独立的问题就变成了一场欺骗、虚伪和背信弃义的丑剧。

博塔政权不仅不同秘书长合作，解决方案的细节问题，反而在纳米比亚变本加厉地阴谋制造一个新殖民主义的既成事实。它把南非占领部队从数量上增加了一倍，进而把纳米比亚变成了一座庞大的军营，用最严厉的军法实行统治。在南非某些贸易伙伴的跨国公司帮助和煽动下，博塔政权残酷地剥削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完全不顾安理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第1号法令。博塔政权继续炮制种种阴谋，创造假政党和机构，企图扶植一个由南非一手造成的傀儡政权。与此同时，南非政权一刻不停地企图消灭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真正的解放运动——西南非人民组织。

南非挖空心思地制造种种障碍和借口阻挠联合国计划的执行，更加直接地破坏联合国计划的文字与精神。在过去七年中，南非政权企图把一个在根本上是非殖民化的问题说成是一场地区冲突和东西方对抗的问题，坚持与联合国计划毫不相关的先决条件，如把纳米比亚独立同古巴军队在安哥拉的存在联系在一起。南非险恶地玩弄所谓的地理战略利益，它知道这只能引起南非的某些西方保护国的共鸣。

面临这些拖延时间的阴谋伎俩，安全理事会第539(1983)和566(1985)号决议断然拒绝这些条件。最重要的是，第566(1985)号决议明确警告南非，不执行决议规定将导致安理会根据《宪章》第七章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

众所周知，秘书长在1985年已经告诉我们，联合国计划的最后一个有关问题，即选举制度的问题也已经解决，南非坚持连续解决成了纳米比亚独立的唯一障碍。今年3月和10月，秘书长再次强调僵局继续存在，并得出结论，只有采取国际协调行动才能打开迅速执行联合国计划的道路。

然而，当各国在1985年11月和今年4月，要求安全理事会对南非继续貌

视安理会决议作出反应的时候，安理会却未能执行自己提出的警告。特别令人遗憾的是，安全理事会两次都由于某些常任理事国的否决而未能采取有效的执行措施。

很显然，如果没有某些大国公开或隐蔽的支持，南非不可能坚持顽固抵抗。在这一问题上，已经失败了的“建设性接触”政策同它自称的目的相反，实际上滋长南非的嚣张气焰。

怂恿或是为纳米比亚现状永久化提供理由，就等于是参与了以最残酷的压迫与剥削形式奴役纳米比亚的罪行。我们认为，这些国家为了自己的声誉一定要以行动，而不是语言，反对将不相干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不要再支持和怂恿比勒陀利亚政权，响应有关立即执行联合国计划的国际协商一致。

总之，尽管与这一计划有关的所有问题早就得到了解决，执行该计划的进展，甚至使为此而作的必要准备工作也仍然受到阻挠。

国际社会对这种状况日益感到愤慨，纳米比亚理事会决定召开一次没有先例的部长级会议，以便制定一种办法打开持续已久的僵局，这个决定也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愤慨。在上个月有外交部长参加的会议上，部长们表示他们对无限制的拖延纳米比亚的解放表示严重的关切和无比的愤慨。最有意义的是部长们通过了一个最后文件，我国代表团认为该文件中的决定将为联合国今后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创造条件。该公报主要是呼吁安全理事会定出一个早日开始执行联合国计划的日期，这个日期不应迟于1987年12月31日；呼吁安理会保证要实行强制性的全面制裁，并立刻开始磋商，以便组成和向纳米比亚派遣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在安全理事会按兵不动的情况下，根据联合国对纳米比亚非殖化负有直接责任的这一特点，该公报也设想根据《宪章》的决定由大会直接采取行动。

印度尼西亚深信，这些的确是克服僵局的最基本条件，而联合国就此问题所作的努力陷于僵局的时间已经够长的了。

安全理事会第601(1987)号决议已得到通过，授权秘书长开始安排南非与西南非人民组织之间的停火，并为向纳米比亚派遣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而采取必要的行政与其他切实可行的步骤，我国代表团为此感到鼓舞。西南非人民组

织已一再表明愿意在这一问题上进行合作，为此我们对西南非人民组织表示赞扬。然而，迄今为止南非一直断然这样做。

我们相信非殖化过程从今以后将向前发展。然而，以往的经历告诉我们不要对南非作出的反应抱有任何幻想。事实上，南非代表上个礼拜已在安全理事会证实，南非就联系解决这一先决条件所持的立场并无任何改变，南非要求西南非组织单方面停止其合法的民族解放斗争——包括武装斗争——的傲慢要求也没有任何改变。因而，南非只会进一步采取拖延战术，除非——直到——安全理事会以具体行动表明安理会有坚定的决心，而且目标一致。

在这种情况下，秘书长要获得成功的话，无疑需要国际社会的充分合作，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充分合作。然而，假如南非不顾后果的继续坚持阻挠纳米比亚向独立和平过渡的话，我们以为安全理事会将不再犹豫，会根据《宪章》第七章实行强制性全面制裁。

国际社会对南非的两面派手段已经是够耐心的了。假如灵活与迁就换来的仍旧只是闪烁其词与险恶用心的话；假如艰苦的谈判受到有计划的破坏的话，那么南非的朋友们就应该意识到只有实行有力和有效的强制性措施才能够使得南非头脑清醒。

纳米比亚的命运及其长期深受苦难的英勇人民的命运取决于联合国的神圣监护，因而也就是取决于整个国际社会的神圣监护。长期以来这个监护就受到一个邪恶政权的背叛和践踏，该政权在国内是被种族主义思想冲昏了头脑，在国外是得到不分是非的贪婪力量的支持。必须清楚联合国整个良心与声誉上的这个污点，纳米比亚不应再是强权政治与跨国经济利益集团的一个卒子。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有相当的政治远见和决心，开始努力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最终获得生而具有的权利：即，在一个统一的纳米比亚实现真正彻底的独立。

穆明先生（科摩罗）：我在开始这个简短发言时要首先对纳米比亚理事会表示祝贺，祝贺该委员会就纳米比亚问题提供了一个最全面、最清楚的报告，同时也祝贺在文件A/42/24（第三部分）中所载的一套最全面的决议。此外，我也



想借此机会对秘书长表示感谢，感谢他在寻求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时所作的值得称道的努力，感谢他坚韧不拔，竭尽忠诚。我们对秘书长的勇气和承诺感到敬佩，并促请他继续为这一崇高事业而尽全力。

1978年安全理事会通过了有关解决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第435(1978)号决议，南非政府与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也都接受了这一计划，当时我们国际社会高兴地认为，纳米比亚问题——1966年10月27日大会通过了第2145(XXI)号决议，结束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治权，并将该领土置于联合国的直接管理之下，此后纳米比亚问题就一直是许多国家所关切的问题——将不会再出现在本机构的议程上。

我们的确是非常高兴，相互祝贺，同时也向西南非人民组织的兄弟表示祝贺，祝贺纳米比亚就要获得独立。我们大多数人期待着参加在温得和克举行的独立庆祝活动。

西方五国接触小组成立、以加速第435(1978)号决议中提出的进程时，我们觉得更有希望了。我们当时毫不怀疑地相信，等待已久的纳米比亚独立已经为期不远了。种族主义南非政权对纳米比亚为时十二年的非法占领终于末日来临。没有人预见执行该决议方面会有什么困难，因为该决议获得了绝大多数会员国的充分支持，被认为是取得纳米比亚真正独立的唯一可行的办法，而且也获得了直接卷入冲突的两个方面的接受。然而，第435(1978)号决议通过，接触小组成立两年之后，我们原先的希望被无情地粉碎了，因为仿佛魔鬼附身，接触小组一个成员的头脑里产生了一种恶毒的点子，使得一个长期遭受野蛮的种族隔离制度压迫的人民至今无法获得独立。

这个魔鬼的名子就叫“联系解决”。也就是说，纳米比亚的独立与古巴军队撤出安哥拉这一外部和毫不相干的问题是平行的。提出联系解决这种观点是为了掩盖纳米比亚人民自决和独立权利这一中心问题，是为了将东西方冲突的概念引进与此风马牛不相及的一个问题中。安哥拉和古巴这两个独立国家之间的一项协定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障碍，阻挠着执行本组织最高和最重要机构的一项决议，我国代

表团对此实在不能理解。本组织无法执行自己的决议，甚至包括自己最高机构作出的决议，实在令人遗憾。

我国代表团谴责比勒陀利亚在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中采取的罪恶的傀儡和拖延政策。我们不能、也不会接受将该决议的执行与古巴部队撤出安哥拉联系起来观点；对于那些提出这种联系解决的观点并将它作为执行安理会决议的条件的人，我们呼吁他们撤回这一毫不相干的枝节问题。纳米比亚人民必须获得自由。必须停止纳米比亚人民的苦难。

必须允许纳米比亚人民根据第435(1978)号决议内的解决计划，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下举行自由和公平的选举，行使自己的自决权，由此结束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纳米比亚领土的非法占领。南非及其朋友们不应该继续将解决计划的执行从属于满足一些与该领土独立毫不相干、与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背道而驰的条件。

最后，我国代表团认为，秘书长进行的努力需要获得国际社会的坚决支持。必须向南非施加压力，尤其与南非有经常性接触的西方国家。我们进一步认为，现在是时候了，应该恢复西方五国接触小组的工作；因此，我们呼吁接触小组的成员研究恢复小组工作的可能性。这五个国家富有道义上的义务，应该确保实现小组成立时的目标，确保第435(1978)号决议不加任何拖延地获得执行。

它们必须以一种新的动力和新的思想来推动原先的进程，促使南非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事实上，它们具有集体的力量，可以迫使消除主要的障碍——联系解决。

伍尔科特先生(澳大利亚)：关于纳米比亚未来的辩论已经成为一年一度的例行公事，令人遗憾。这场辩论反映了一个自豪的人民——纳米比亚人民希望落空，梦想破灭。连篇累牍发言中，诸位代表表达了自己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几乎表现出意见一致，这在本组织内实属罕见。然而，纳米比亚的局势却一成不变，南非继续顽固地藐视联合国，继续剥夺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和独立权利。

这种继续存在的僵局一定会使得某些人对这场辩论的价值产生疑问，但澳大利亚代表团却认为，各国必须继续大声说出和重申自己关于这一重要问题的观点。绝不能让南非产生这样一种非份之想，即对南非施加的压力以及对其在纳米比亚所作所为的愤怒正在衰退。

确实，事实恰恰相反。今年是争取纳米比亚独立斗争充满重大行动和成果的一年。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我谨向理事会主席彼得·祖泽先生表达我国代表团对他的特殊感谢，因为他以巨大的经历，有目的地领导了理事会的工作。

今年五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与卢旺达举行的理事会特别全会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安哥拉对纳米比亚的自由斗争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而且会议也是在斗争中发挥重大作用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临时总部。作为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一员，我国代表团积极地参加了会议，并和其他国家一起通过了《卢旺达宣言》和《行动纲领》。

卢旺达会议的一个成果就是理事会决定举行一次部长级会议。这次会议于今年十月二日召开。但令人遗憾的是，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长比尔·海登先生未能出席，因为由于我们地区出现了一些事件，他不得不返回澳大利亚。但在会议上发言的人表示出态度一致，使我们感到鼓舞。

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办事处所进行的努力充分突出了理事会为纳米比亚独立开展的工作。我国代表团欢迎伯恩特·卡尔森成为新的专员，并向他的前任米希拉先生表示敬意，因为他留下了不朽的精神财富。

杰出的非洲和英联邦政治家卡翁达总统十月八日在大会堂里的发言就是一个例子。所有倾听他发言的代表都不会不理解他发言中表达的愤怒和沮丧，也不会不为之感动。全体非洲人、尤其是以顽固和残暴的南非为邻的非洲人都由于纳米比亚问题、以及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继续得到推行而感到愤怒和沮丧。种族隔离政策最严重的表现形式就是继续占领纳米比亚。

在纳米比亚问题上存在着一个根本的自相矛盾是，一方面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作为纳米比亚独立的蓝图得到普遍接受，另一方面，这项决议继续得不到执行。因此，我国代表团希望，安全理事会上个星期通过第601（1987）号决议将是朝着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的方向跨出的一步。我们再次要求南非与联合国秘书长在这一方面进行合作。我们借此机会向秘书长及其主管纳米比亚事务的特别代表马蒂·阿蒂萨里先生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为早日实现纳米比亚独立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自从去年对纳米比亚问题进行辩论以来，南非继续竭力支持在温得和克的所谓过渡性民族统一政府。它还提出了在第435（1978）号决议范围之外实行某种形式的内部解决的可能性。

我要明确地表示，澳大利亚政府拒绝给予温得和克当局任何合法性，并继续支持第435（1978）号决议作为纳米比亚独立的唯一基础。我们认为，联合国计划是十分全面的，它包括了实现解决所必须的所有内容。因此，我们不能接受纳米比亚独立与诸如古巴军队在安哥拉的存在等毫不相干的问题联系起来的做法。这些问题是相互分开的，在这些问题之间没有任何可以证实的联系。

澳大利亚一贯支持联合国发起的给予纳米比亚人民自决和独立权利的运动。澳大利亚坚决支持纳米比亚的自决和独立，我们也期待所有非洲国家，特别是那些经历过殖民统治的非洲国家在我们地区即西南太平洋支持同样的非殖化和真正自决的普遍原则。

多年来，澳大利亚一直是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中的一个积极和充分承担义务的成员。我们继续向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会提供自愿捐款。在1985年至1986年担任安全理事会理事国期间，我们在安理会讨论纳米比亚问题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们支持安理会对南非实行强制性经济制裁。

我于1983年访问过纳米比亚。我当时深信，除了在最大的国际压力之下，否则南非政府不会放弃对纳米比亚的控制。因此，如果我们大家象我们所表示的

那样真正地信奉《宪章》的原则，如果我们大家象我们所表示的那样真正地信奉所有人民的自由、权利和尊严，我们除了保持并加强对南非施加压力以迫使它停止阻挠纳米比亚独立之外，别无其他选择。 澳大利亚将不会偏离这一方向。

我国政府对南非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包括禁止航空联系，禁止从南非进口农产品，以及禁止从南非进口铀、煤、铁和钢。 自1987年6月1日以来，这些措施也适用于纳米比亚。

通过采取这一行动，澳大利亚政府重申并再次强调反对南非继续顽固地拒绝给予纳米比亚独立的立场。 在独立得到保证和第435(1978)号决议得到执行之前，我国政府将坚持并应用这些措施，因为我们相信，对南非施加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将最终导致纳米比亚的解放和独立。

卡姆先生(巴拿马)： 巴拿马是1966年10月27日投票赞成终止南非对今天被称为纳米比亚的西南非洲领土的委任统治的114个国家之一。 我们这样做是希望大会的这一历史性决定将为迅速导致纳米比亚人民获得渴望的自由开辟有希望的前景。

我们遗憾地注意到，21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在对很早之前就应该实现的现实争论不休。 直到这一崇高的理想实现之前，纳米比亚的独立将仍然是在我国国际政策中占有光荣地位的事业。 这是因为巴拿马承认，在纳米比亚问题上连接着人类在为实现一个自由、公正和和平的世界所作的不懈的努力中制定的至关重要的原则。

自从大会于1946年通过第一项有关纳米比亚的决议以来，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论坛中通过了无数有关这一项目的决议和决定。 所有这些决议和决定都具有一种支持纳米比亚独立的明显标志，并把谴责南非非法占领该领土作为共同的标准。 几乎没有什么事业在国际社会中引起如此完全的声援。

然而，正如秘书长指出的那样，“剩下的最紧迫的非殖化问题是纳米比亚问题”(A/41/1, 第5页)。 但是，纳米比亚问题还痛心地提醒人们存在着荒谬

的政策，根据这些政策，真实性未定的战略理由凌驾于人民的神圣权利之上，由于贪得无厌的霸权主义胃口，《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变成了一张废纸。

巴拿马根据其人民一贯反对殖民主义的政策继续认为，纳米比亚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殖民性质的问题。因此，这个问题的解决必须以南非立即、无条件地撤出该领土为基础，以便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在没有任何限制或条件的情况下，根据《联合国宪章》和载于大会第1514(XV)号决议、完全适用于这一问题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行使其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

《宣言》还规定，任何要部分地或彻底地破坏一个国家领土完整的企图都是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因此，我们坚持认为，纳米比亚必须在其领土不受破坏的情况下实现独立，这些领土还包括沃尔维斯湾、潘格温群岛及其他纳米比亚沿岸岛屿，这些岛屿都是其继承领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南非吞并。

大会在1966年结束南非对该领土的委任统治的第2145(XXI)号决议中决定，纳米比亚由联合国直接负责，直至其实现自决与国家独立。

为了实行国际社会集体委任统治，安理会在1978年通过了关于联合国实现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第435(1978)号决议，该决议是唯一得到国际上接受的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基础。秘书长两年以来明确指出，在1985年10月就建立选举制度达成协议时，一切有关该计划的未决问题都已获得解决。

然而，迄今为止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与其同盟相勾结，继续顽固地拒绝完全执行该计划，借用无理的论点并把不合适的、外部的因素牵扯进纳米比亚问题，以躲避该计划的执行。这就是比勒陀利亚提出臭名昭著的古巴部队撤出安哥拉及纳米比亚独立问题之间的“并行解决”或“联系解决”的理論的真正目的。

古巴部队在安哥拉的存在是仅仅属于两个国家关系范围的问题，而南非在纳米比亚的存在却构成对该领土的非法占领，这一占领多次受到所有有关的联合国机构包括安全理事会的谴责，根据《宪章》第25条，这些机构的决定是具有约束力的。

因此，关于并行解决的辩解是完全不恰当的。

另外，我们的良心使我们无法容忍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试图把纳米比亚人民的自由劫作人质，当成换取古巴部队从安哥拉撤出的筹码。我们坚决反对这些阴谋。这些阴谋旨在满足世界上某些大国的战略意图，这些国家在1978年曾拥护促进联合国实现纳米比亚的计划，但今天却令人遗憾地似乎决心要倒转历史，背离当代的思维方法。这些大国囿于其对世界的过时的摩尼教士的观点，同时又是那些正在试图歪曲纳米比亚人民崇高斗争的反殖本质的国家，它们把该问题看作是东西方之间的对抗。我们反对这一有倾向性的态度，其最终目的是要进一步推迟纳米比亚的独立。

我们阐明，唯一可接受的关于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国际框架，只能存在于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规定的联合国实现纳米比亚独立计划之中。为此，我们谴责南非背离第435(1978)号决议的范畴和宣布纳米比亚的虚假独立的新殖民主义计划，这一计划的目标是要使其对该领土的统治永久化。我们坚决谴责南非在纳米比亚实行内部解决的企图，无论这种解决是被称作临时政府或多党代表会议，或是任何其他不反映纳米比亚人民根据联合国决议对自由和真正独立的合法愿望的骗人的方案。

南非不仅仅是占领和非法管理纳米比亚领土。比勒陀利亚还在该领土推行其种族隔离的政策，有计划地侵犯该国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最近还加强对纳米比亚人民的野蛮镇压和暴行。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人、成员和同情者的迫害尤其残酷，其令人愤恨的目的在于恫吓他们，并击垮他们的战斗意志。但是我们相信，这些企图已被历史判决为注定要失败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奥马尔·托里乔斯将军所讲述的话：能够扼杀自由、理想的子弹还没有发明出来。

我们重申对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兄弟般的支持，我们爱好和平与自由的国家保证与该组织站在一起，直至最后胜利。我国政府的代表最近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主席萨姆·努乔马对巴拿马的访问中，有幸亲自向

他转达了我现在在大会重申的这种对其人民表示声援的感情。

比勒陀利亚政权正在纳米比亚的领土上加紧进行的军事化进程，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南非把纳米比亚领土当做跳板，继续对独立的非洲国家、特别是安哥拉、以及博茨瓦纳、莫桑比克、赞比亚和津巴布韦进行武装侵略和颠覆、破坏和侵略的行为。巴拿马对这些国家表示声援，并赞扬它们以牺牲和高贵的精神每天都在为纳米比亚的独立与消灭种族隔离制度作出宝贵的贡献。

我国极为关注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活动。以往，该理事会曾经两次访问我国。我们重申对该理事会作为纳米比亚独立之前合法管理机构的全力支持，并对它努力促进纳米比亚独立表示衷心赞赏。纳米比亚理事会今年五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安哥拉的罗安达召开的特别全体会议，以及会议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表明，纳米比亚理事会将竭诚努力，献身于履行国际社会赋予它的职责。

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拉丁美洲人，他为纳米比亚事业作出的不懈努力和他的献身精神应当得到一致承认。他在今年就纳米比亚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的两份报告证实了我们的看法，即在推动按照确定的有关准则全面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过程中，他的贡献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认为，目前，国际社会应加强对秘书长的支持，以使他能够有效履行上周安全理事会在第601(1987)号决议中赋予他的职责，在南非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之间安排停火，进而采取必要的行政和其他实际步骤，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

我们坚决支持秘书长完成这一新任务，但我们还应准备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藐视国际社会，践踏《联合国宪章》的顽固态度作出有力反应。同时，我们还要随时揭露和谴责某些国家，它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促使南非继续坚持其顽固态度。在探索了正常、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一切途径之后，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因为它非法占领



纳米比亚、拒绝执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一贯违反《联合国宪章》。我要强调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在此方面负有的基本责任。

最后，我要问，纳米比亚的儿女还要再流多少血？纳米比亚人民还要遭受几重压迫？还要有多少国家必须忍受南非的侵略？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还要经受几番掠夺？国际法律秩序还要经受南非的几番蹂躏？国际社会还要多少次地容忍南非为所欲为，我们才能最终作出决定，坚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比勒陀利亚政权的触犯众怒的行为？

苏迈达先生（伊拉克）：国际社会再次全面审议和辩论已有二十年历史的纳米比亚问题，以求得问题的解决，结束万恶的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对纳米比亚的持续占领及对人权和人类尊严的公然侵犯，此刻，它面对着一个明显的事实。

回顾安全理事会、大会以及不结盟运动和非洲统一组织一类国际讲坛通过的决议和决定，回顾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特别会议、大会1986年会议以及在此问题上召开的多次国际会议通过的决议和建议，检查一下所有这些决议中体现的观念和看法，我们必须承认，它们集中体现了国际社会对纳米比亚问题性质的看法。经这番客观的考察，问题已经有了适当的解决办法。这些决议，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关于对南非进行武器禁运的第418（1977）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上周通过的第601（1987）号决议，反应了在国际法原则以及人民享有自决和尊严生活的权利的基础上国际社会的意志。

危机不是来自这些决议或观念，国际社会始终在借助这些决议和观念来实现其公正和仁慈的意愿，也不是来源于纳米比亚人民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斗争，危机的产生，原因在于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种族主义性质以及它的侵略、扩张、剥削和压迫。

比勒陀利亚政权对纳米比亚人民的暴行和可憎的种族主义行径不断升级。它不仅藐视国际社会的决议，拒绝撤离纳米比亚，而且试图建立新的实体、体制和机构，以无限延长其占领，顽固坚持其在纳米比亚的非法存在。

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谴责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在1985年建立的非法的过渡政府，因为它不过是占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我们还要谴责比勒陀利亚政权试图征集纳米比亚青年人拼凑杂牌军，让纳米比亚人自相残杀。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纳米比亚问题成为一个恼人的复杂问题，考验着国际社会的良知，实际上，纳米比亚问题体现了善与恶、殖民主义与自由之间的斗争。\*

问题的核心是联合国的决议没有得到执行和这个世界的种族主义政权企图绕过这些决议，使它们失去任何意义。要不是某些其它政权的保护、支持和直接与合作，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本来不可能维持它的侵略和种族主义政策，无视国际社会在1960年历史性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中及安全理事会和其它机构的决议中所表达的愿望。

我们正是从这一角度十分清楚地看到在特拉维夫的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权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提供的重要支持。毫不足怪，这两个政权之间有着密切的勾结，因为它们的思想意识接近，都努力通过在从其它人那里侵占来的土地上搞殖民定居和依靠武力实行占领来延长在非洲和阿拉伯地区的种族主义制度。他们这样对邻近的国家采取侵略行动，继续执行一项旨在制造问题和动摇该区域国家的政策。这两个政权执行一项旨在制造区域冲突和维持战争的政策，以使它们能够把自己的霸权强加给非洲大陆和阿拉伯国家。因此，比勒陀利亚和特拉维夫之间的勾结是一种侵略性的联盟，旨在剥夺非洲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自由，削弱他们独立的能力，耗尽他们的资源，这些资源本应能够使他们实现自己的经济、社会和科学发展。

比勒陀利亚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观点完全一致，它们两者的行为、措施和在全世界的目标也很相近，它们的头号敌人是人类，以及人所代表的一切：崇高的思想、正义和原则——一切直接针对侵略和扩张的东西。

---

\* 奥列兹沃伊先生（蒙古）主持会议。

阿拉伯公民是犹太复国主义种族主义的主要打击目标,他们在纳米比亚和南非的非洲公民遭受着同样的痛苦。 作为一名阿拉伯人,我对此完全理解,因为我们仍在遭受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承受着它所有的罪行、仇恨和种族主义的政策。我们理解这种痛苦,因为我们自1980年9月4日以来就一直面临着伊朗种族主义政权的侵略。 那个政权同在特拉维夫和比勒陀利亚的政权没有丝毫区别,它仇恨阿拉伯的一切,企图向伊拉克和其它阿拉伯国家的领土扩张。 所有这三个政权都使用战争、野蛮行为和恐怖主义,用武力推行它们认为合适的解决办法。 它们之间进行勾结,维持对非洲和阿拉伯地区人民的侵略和压迫。

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正向比勒陀利亚政权提供军事与核援助,使它能够继续对纳米比亚的占领。 它还向伊朗提供武器,使它能够继续对伊拉克和该地区其它国家进行侵略。

伊拉克根据其原则立场并作为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成员,支持国际社会为援助人民斗争所作出的努力,它们为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强调自己的民族主权而进行斗争。 因此,我们赞成纳米比亚的独立,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为实现独立而进行的斗争。

联合国对纳米比亚负有直接责任,而在履行这个责任的时候不应把纳米比亚问题放到东西方对抗的背景下。

我国代表团重申,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说:国际联盟公约第22条强调,必须确保被置于托管下的人民的繁荣,必须根据在国际法基础上的自决原则确保他们的主权。 这个1966年提出的咨询性意见指出对纳米比亚的占领是非法的,任何与南非联盟政权的勾结都是违反《联合国宪章》规定的。 这就是用法律语言证实纳米比亚问题与东西方冲突毫不相干,而是一个解放和消灭殖民主义的问题,它是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种族隔离政权违背纳米比亚人民意志造成的。

我们赞成执行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决议和第435(1978)

号决议，以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实现独立、尊严和自由。我们借此机会赞扬纳米比亚理事会为谋求实现纳米比亚独立所作的努力。我们还赞扬那些向纳米比亚战士提供军事和物质援助的国家，这些国家不得不承受一种野蛮的压迫政策。我们谴责破坏和颠覆行为，完全支持前线国家的努力，它们正在谋求实现纳米比亚的独立。

伊拉克蒙受战争之苦已是第8年了，这场战争限制我们不能向纳米比亚和其它斗争中的人民提供援助，但是通过阿拉伯联盟和参加其它阿拉伯的努力，伊拉克继续高度重视与斗争中的人民的团结。我们所能够提供的援助是我们在不结盟运动中努力的一部分，有五百万美元。

伊拉克人民为实现经济和社会进步承受了重大的牺牲，我们向往正义、合法和持久的和平，坚决谴责一切侵略和扩张行径。我们站在为自己的独立、尊严和领土完整而进行斗争的纳米比亚人民一边。

最后，我们代表伊拉克人民和领导人向纳米比亚人民致敬，他们正在自己唯一的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进行斗争。我们呼吁作出共同努力实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使纳米比亚人民在自由和尊严中生活，这是他们的权利。

卡瓦里先生(卡塔尔)：国际社会已再次重申它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所持的立场。在大会第41/39号决议中，大会支持1986年7月在维也纳召开的纳米比亚立即独立的国际会议所作的决议和决定，大会呼吁所有会员国实施这些决议。同时大会也重申了在大会第四十届会议上通过的有关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这一合法的管理当局的管理的决议。

大会也谴责了种族主义政权对撤出纳米比亚提出的种种拖延的借口，并决定纳米比亚的独立是不能与别的外部和不相关因素相联系的。大会同时决定宣布南非进入纳米比亚是完全不合法的。大会还宣布比勒陀利亚企图扶植一个傀儡政权是为了掩饰它对这一领土的非法占领。然而，令人深为遗憾的是，南非完全无视这一

决议，正如它无视自从第三十一届会议以来通过的决议一样，南非完全不顾大会所有机构，安全理事会和国际法院的决议，继续违背整个国际社会的意愿，严重地损害了联合国的声誉。

的确，南非一再无视国际社会的意愿，使得联合国二十多年以来一直遭受挫折。

要在南部非洲建立和平，联合国只能通过采取两个步骤继续努力，也就是，消除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并且将纳米比亚从比勒陀利亚政权的非法占领下解放出来。

我们呼吁所有会员国履行其职责并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使安全理事会通过一项强制性决议并在强制性措施配合下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实施在1966年通过的取消它对纳米比亚领土的委任统治的决议，同时迫使它结束对这一领土的占领和对正在进行斗争的人民的命运的控制。

我国参加了所有有关纳米比亚解放的会议，这证明了我们对于纳米比亚人民独立和自由权利不断支持。我再次重申我国声援这个非洲国家人民的斗争，并声援其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我们期待着这个非洲国家获得自由的那一天的到来，我们期待着结束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对联合国决议的持续的藐视。

诺格拉·巴蒂斯塔先生（巴西）：年复一年国际社会在联合国大会聚集一堂，谴责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并以此表示它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声援，以及希望一个独立的纳米比亚能够尽快地在我们中间占有其合法的席位。

在过去几年中，我们有机会在大会的特别会议上以及安全理事会的会议上专门讨论纳米比亚独立问题，上星期举行的安理会会议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每年都自动地聚集在这里，重申我们的观点，并对一种殖民主义局势的继续存在表示我们的失望，国际社会在二十多年前就正式宣布这一种族主义局势是非法的。

对巴西来说，我们永远不厌其烦地在这样的场合里重申我们对纳米比亚人民遭

受的痛苦的不断的关切和我们对他们为早日实现独立所进行的斗争的深切的同情。同时我们也不厌其烦地重申我们对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事业的承认，这一组织得到我们的全力支持，我们已准备好与一个完全独立的纳米比亚建立友好和互利的关系，正象巴西目前与我们隔海相望的其它非洲邻国所建立的关系一样。

正是在这种原则的基础上，巴西政府非常高兴地邀请萨姆·努乔马总统在今年3月访问我们国家。

努乔马总统对巴西的访问应被看作是巴西政府对纳米比亚人民独立的合法愿望的支持。在努乔马先生在中国的停留期间，巴西政府有机会向我们卓越的客人表明我们愿意继续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进行合作，加强自1984年以来就存在的联系，在1984年我们在里约热内卢举行了一次讨论会，使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人熟悉巴西在开采矿产和捕鱼方面与跨国公司和政府经营的公司进行合作的方法。

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合作，以及我们对联合国纳米比亚问题主要机构的捐款同促进纳米比亚独立进程所需要的资金相比似乎是微不足道的。然而，这些合作与捐款反映了巴西人民希望看到纳米比亚事业尽快获得成功坚定意愿。

巴西一贯鼓励联合国秘书长执行其保证实施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条件的任务。巴西政府还同样充分支持安全理事会刚刚通过的第601(1987)号决议。我们相信，秘书长的工作将获得成功，我们将很快看到国际社会不再为南非政府使用拖延战术和提出先决条件而阻挠纳米比亚独立而感到失望。

最后，我要指出，巴西将支持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建议本届大会通过的五项决议草案。

沙卡尔先生(巴林)：大会再次审议有关纳米比亚人民困境的问题。自从大会上次审议纳米比亚会议以来，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一直坚持有步骤和蛮横地镇压

纳米比亚人民。虽然大会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领土的委任统治已经有 21 年了，纳米比亚人民仍然被剥夺了他们自由、独立和自决等不可剥夺的权利；《联合国宪章》，大会 1966 年 10 月 25 日通过的第 2145 (XXI) 号决议和其它有关决议都确认了这些权利。

联合国是在 1966 年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领土的委任统治的，自那以来，国际社会一直为实现纳米比亚独立做出了协调一致和持续的努力。为实现上述目标，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了无数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决议，特别是通过了安全理事会第 435 (1978) 号决议，该决议载有联合国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蓝图，是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唯一为国际上所接受的办法。

尽管这样，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纳米比亚人民遭受着比勒陀利亚种族隔离政权最野蛮的镇压、折磨、压迫、剥削和恫吓。更有甚者，该政权对非洲邻国发动军事进攻，继续推行野蛮的侵略和颠覆政策。

此外，比勒陀利亚政权仍在阻挠国际社会为执行上述安全理事会决议，以及其它决议，特别是那些有关在纳米比亚筹建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决议而做出的一切努力；建立这个援助团是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435 (1978) 号决议确立的联合国计划的前奏。虽然根据安全理事会决议条款执行联合国计划已不存在任何问题，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仍然支吾搪塞，态度顽固，破坏任何可能导致结束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步骤。比勒陀利亚政权对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所采取的支吾搪塞和拖延态度表现在提出先决条件，即：将纳米比亚独立同毫不相关的问题联系起来。这些问题以安全理事会第 435 (1978) 号决议毫不相关，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比勒陀利亚坚持古巴部队从安哥拉撤出。所有这一切只能导致拖延南部非洲冲突并使纳米比亚人民和邻国人民的苦难加深。毫无疑问，安全理事会一再反对联系解决办法，认为这是违反第 435 (1978) 号决议的。

巴林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为实现纳米比亚彻底独立而做

出的努力。毫无疑问，安全理事会不能根据《宪章》对种族主义政权采取有效果断的行动这一事实拖延了秘书长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为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的努力，并鼓励该政权坚持其顽固态度和完全藐视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各项决议的立场。

我国代表团认为，如果不根据《宪章》第七章，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采取全面强制性制裁措施，就不可能实施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采取制裁措施将迫使该政权结束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1987年10月30日通过了第601(1987)号决议，决定做出必要的停火安排并组成和部署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我们认为该决议是早日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重要的一步，能够导致实现纳米比亚独立和使纳米比亚人民立即获得自决、自由和独立等不可剥夺的权利。

这关系到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信誉。只要联合国的各项决议仍然受到藐视，人们就会对其权威提出质疑。国际社会为了维持联合国的权威，并考虑到它对纳米比亚人民的命运和独立负有特殊责任，应该迅速采取行动，以便履行其特殊责任，使那里的人民摆脱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控制。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的所有必要条件都已具备，现在没有任何理由进一步拖延。

我国代表团与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在其报告中所表示的一样深信国际社会必须加紧对南非施加压力，以迫使它加速纳米比亚的独立进程，必须按照《宪章》第七章对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全面的强制性制裁以施加这种压力，必须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其唯一真正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的为争取行使其不可剥夺的自决和建立一个统一的纳米比亚的民族独立的权利而进行的武装斗争。

维杰瓦达内先生(斯里兰卡)：纳米比亚问题再一次被提到大会进行一年一度的审议。我们的议程上再次出现这一问题是因为南非仍然采取顽固的立场。1965年，南非开始拒绝接受大会关于反对分割这一领土并反对采取任何违背西南非洲委任统治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单方面行动



的决定。我们回顾南非完全无视1966年——21年以前——大会通过的关于南非无权管理这一领土并将这一领土交由联合国直接负责的决定。

南非违背国际舆论，特别是在1970年违背安全理事会的权威和违背国际法院1971年6月21日所提出的咨询意见的卑鄙事例是众所周知的，因此在这里列举一下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就足够了：

“南非继续占领纳米比亚是非法的，南非有责任立即从南非撤出其行政管理机构，并结束对这一领土的占领”（国际法院咨询意见，1971年6月21日，第133段）

南非玩世不恭地无视这些决定，继续在纳米比亚推行了其种族隔离政策，这与其在自己的领土上推行的骇人听闻的种族隔离政策是一致的。南非以残酷的镇压手段开始对纳米比亚的劳动力和资源进行有系统的掠夺。百分之九十的纳米比亚黑人被剥夺了其土地，被迫在11个分离的家园即班图斯坦定居，其它的土地成为白人区——事实上使之成为南非的另一个省份。比勒陀利亚以其牢固的权力将这一领土肢解并变为白人保护区，以便为仅占人口百分之十的白人服务。这一领土的白人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钻石和铀。这一地区还拥有商业上最活跃的农业和渔业区，其中包括纳米比亚唯一的深水港和主要商业中心沃尔维斯湾。

回顾那个时期，人们欢呼1966年开始的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及其著名领袖赫尔曼·托尔沃领导下的解放斗争。纳米比亚人民将其信念寄托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将其视为他们唯一的真正代表。它不屈不挠地开展了斗争，不断为纳米比亚的非殖民化和独立施加压力。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决议肯定了纳米比亚人民自由和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独立的权利。

尽管通过了这些决议并不断重申立场，那里的情况仍然令人憎恶，使人不能容忍。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其占领军继续骚扰、镇压和屠杀纳米比亚人，企图扼杀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之下的民族

解放斗争。

如果南非老实地进行合作，遵守它所表示赞同的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宗旨，就可以结束这一令人不快的局势。但是，具有悲剧性讽刺意义的是，南非很快就以一个毫不相关的因素为借口——古巴在安哥拉驻扎军队——改变了立场，从而破坏了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效力以及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所表现出的灵活和让步。

由于滥用“联系解决”一词作为纳米比亚独立的先决条件，在政治思想中又带来了一个新问题。南非提出这种毫不相关的问题只不过是在欺骗自己，使自己相信全世界将看不到《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给予会员国为其防御挑选其朋友的权利。另一方面，南非自己并没有道义或法律理由为其在安哥拉领土驻军辩护，这破坏了这个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期待南非起码应立即将军队撤出安哥拉并充分利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所采取的灵活立场和做出的让步，以便在纳米比亚实现停火。

安全理事会最近讨论的结果是通过了另一项决议，即第601(1987)号决议。这说明在十年前采取相反立场的国家现在也日益受到国际压力，促使南非承担起它在接受第435(1978)号决议时所承担的责任。辩论过程中所表示的一致意见说明南非今天正受到排斥与孤立。

秘书长声明所有有关实施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未决问题已得到解决。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代表已明确声明它同意签署并遵守一项与南非实行停火的协定。我们希望秘书长的斡旋活动将促使南非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之间安排停火取得成功，停火是部署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所必需的措施中的第一步。

不仅安全理事会发出了这种信号，而且今年10月在温哥华召开的英联邦国家与政府首脑会议、1986年在哈拉雷召开的不结盟运动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以及联合国大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第十四次特别会议也发出了这种信号，如果南非不愿意正视这个信号的话，那就只能拖延纳米比亚的独立。南非不应该存有任

何幻想，认为它可以把头埋在沙子里，自欺欺人地认为纳米比亚问题卷入了东西方冲突。南非必须认识到，过去的对抗政策现在已经越来越快地让位于一个没有对抗的世界的新时代。公众舆论由于进行辩论和制造舆论活动而得到充实，但是又被南非进行的欺骗和蒙蔽所困扰。这种现象现在必须结束，应该认识到目前在全世界兴起了一个开明思维方式的浪潮。时代和历史的不可抗拒的进程终将导致摧毁在南非和纳米比亚的种族隔离堡垒，并使这一罪恶政策的种族主义辩护士也随之消失，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些种族主义分子认识不到“一人一票”是二十世纪后半叶，给殖民领土带来独立和自由的政治哲学。

我前面的一些发言者都提到了他们对纳米比亚人民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我想在我结束发言之前，应该提到我国，尽管自己财源紧张，仍继续向纳米比亚人民提供合作，特别是在教育领域，以便使他们有准备承担他们今后在一个自由和独立的纳米比亚所面临的责任。

中午12点40分散会